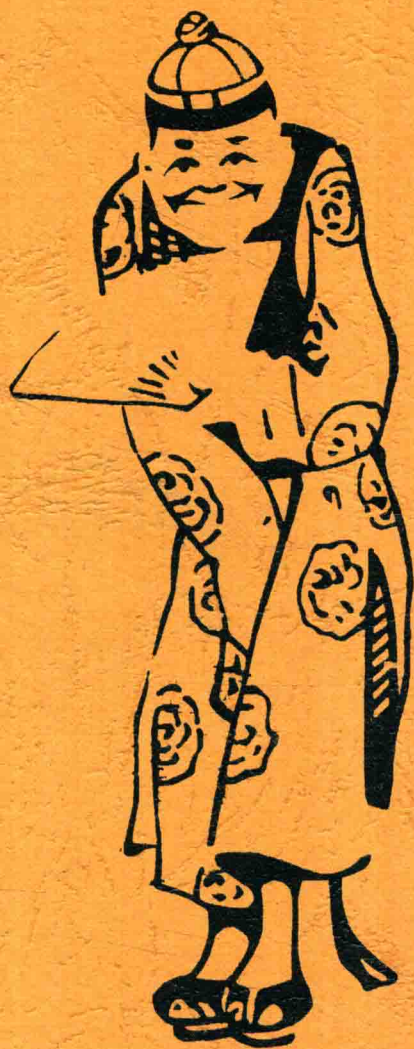


# 調笑錄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 調笑錄 目次

我若是箇男人

腳踏車與牛

筆一枝與糖一塊

沒有鬚鬚

海上與牀上

彼此一律

診金

臨終之望

良師

莫若殺人

拿翁的譏嘲

仲馬的滑稽

調和其味

屍骨無存

老猴子

忍耐

劣畫

十回有九回

怎做得小民父母

賤物

有天無日

相當的責罰

我等

割耳剝皮

明許小便

牛聯

肉聲

疑難問題

無異真牙

誓不吸自己之烟

待君生鬚

王買蛋

不可半途而廢

不妨

舊式小兒

不消化病

同時買的

猴如大人

爭鈎

太太大人一般

拔去天草

小夥子

文人之妻

南京的哥哥

---

手足並舉  
病死一人  
待父母  
再踢一下  
還我一銅元  
短命魚  
拾得一橫  
啞  
骨  
節儉  
頭  
不打老伯

---

尼姑生和尚  
同一寫法  
不聽吾言  
須要說箇明白  
半價  
多夫主義  
餬口  
喫白食  
吾人不能及也  
倒箱底  
停孕神方  
雞腸中之糠

候補一世

板子現成

毋庸體操

扣積分

說笑話

二孔與一孔

花頭百出

四人擡鼻

暗無天日

烏龜買賣

爾非吾夫

哈哈鏡

借粉

強辨

弟子服其勞

匍

死禿

屠婦壽聯

思想乃事實之母

血心壽板

教育學生

貓狗尙能跳躍

君勿亟亟

問問你娘

運動選舉

賭婦

女道學

小熱昏

先告罪罷

愛你擰節

能古不能今

逆性癖

不亦君子乎

加倍

索飲客

犬先生

大人過與他的

外祖母之壻

月經

豕耳

管子

屈與杜

餓鬼道中生

老子

烏龜肚裏笑話

大便

試驗

裏科

爛屁股

孔子狀如酒壺

使伊飛去

施飯學校

狗糧

腹內傳染病

狗子打官話

於我何關

不來了

母校

大小兒

學養子

校長位置

無不愛之

先生是箇兔子

改唐詩

大大再說

犧牲

中生

一肚皮國民

楊梅窗

女壻點戲

盍一試之

鑽石指環



虐待

交換

好意

飲鳩

今昔之比

丟臉

近視眼養成所

神槍手

盍麾吾出

嚴父

最足動聽之語

招牌倒矣

犬化人

催眠家

借與欠

生兩月耳

殺病菌

熱煞

不准招親

先生二百五

貧醫

召租

求勿服藥

馬車漏矣

竟夕不寧

將來還要打他

支解八塊

蚊大如鴨

變成光棍

實在難看

先生非孔子

王八總是大入

房屋遷往外國

另請高明

一萬年之末日

已出海洋三星期

神效催眠劑

殘餘食品

# 調笑錄

## □ 我若是箇男人

夫人說。我往往想。我若是箇男人。便如此如此。這種時候很多啊。丈夫道。是何等樣的時候。夫人道。譬如走過綢緞店的門前。我一定想。這花樣新鮮。翦幾丈回去給老婆做做衣服。伊總喜歡的。

## □ 腳踏車與牛

腳踏車店裏的主人。勸一位鄉下財主道。你何不買一輛腳踏車。可以在田間四面巡視一下。非常便利的。那財主道。不要。我有了買腳踏車的錢。何不去買一頭牛呢。主人道。騎著牛在四面去走麼。那太不好看了。財主說。腳踏車上可以搾出牛乳來麼。

## □ 筆一枝與糖一塊

畫師很得意的說道。我只消用一枝筆。可以將小兒哭著的面孔。立刻變成笑容。他朋友道。這一點不難。我只消用一塊糖。也可以將小兒哭著的面孔。立刻變成笑容啊。

□ 沒有鬚鬚

隔壁伯母見了王兒。說道。這孩子的臉。真像他父親啊。王兒一聽。急道。那裏那裏。我又沒有鬚鬚。

□ 海上與牀上

一宦者於海邊捉舟子。問曰。汝父死於何處乎。舟子曰。予父與祖父及曾祖父皆死於海。宦者又曰。汝何以不畏。仍往來海上。想亦欲作溺鬼也。舟子問曰。君之曾祖父。祖父與父死於何處耶。宦者答曰。牀上。舟子曰。予之不畏海。猶君之不畏牀耳。

□ 彼此一律

音樂家爲主人奏技。主人聽到恰好處。拍案大呼曰。重賞重賞。音樂家奏畢。卽向帳房討賞。帳房以無主人命不與。音樂家乃直接與主人說話。主人曰。你的本領不過悅我的耳。我說的話也不過悅你的耳。彼此一律。爲何真要賞呢。

### □ 診金

先生責學生曰。你現在一點也不用功。我要去請你的父親來問你了。學生爲醫生之子。遽答曰。請我的父親出外。要診金五元。

### □ 臨終之望

醫生下最後之宣言曰。汝之生命已不能久。若有遺囑。則請快說爲妙。病者曰。我現在已他無所囑。唯希望再請別一醫生之診斷而已。

### □ 良師

某生不慧。每讀書輒弗能成誦。一日作數題無一成者。師呵之曰。孺子爾胡

拙。吾童時讀書。題雖艱深。無不應手而成。爾果勤於學者。當不至是。兒曰。先生之言良是。特先生當日必得良師。與吾今日之師不同。

□ 莫若殺人

某塾師爲其徒講人道。故鄭重其辭曰。今生解牛。則轉世爲牛。今生宰豕。則轉世爲豕。推而至於射一鳥。斃一蟲。轉世卽爲鳥爲蟲。一生起立而問曰。然則莫若殺人矣。師問故。曰。轉世仍可爲人也。

□ 拏翁的譏嘲

拏破命年輕時。在某酒肆中。遇見一位普國軍官。那軍官乘著酒醉。只是說法蘭西的壞話。最後道。法國的軍人。爲金錢勞動著。普國的軍人。爲名譽勞動著。同是軍人。竟不可在一起論。拏破命默然聽了。一回兒他莞爾一笑。說道。不錯不錯。總之人類最需要的。是自己沒有的東西。法國軍人沒有金錢。所以要金錢。普國軍人沒有名譽。所以要名譽。這也是人之常情。他說罷。那

普國軍官聽了。便一句也不說的逃走了。

### □ 仲馬的滑稽

法國文豪仲馬。有一天。和友人一同去看戲。演的劇本。是這友人的著作。仲馬瞧見觀客中。有一箇人。只是在那裏打磕睡。他便指著此人。向友人道。你看此人。不是你劇本成功的成績麼。後來演到仲馬的劇本時。二人又去觀劇。不料觀客中。也有人打磕睡。友人很痛快。說道。你看此人。不是你劇本成功的成績麼。仲馬聽了。非常鎮靜。答道。此人就是前天的那一箇人。他到今天還沒醒咧。

### □ 調和其味

一婦嗜飲。每日三餐。非酒不能下咽。一日。戚家邀往午膳。餚蒸羅列滿几。而不設杯罍。婦雖勉強下箸。意頗缺望。主人曰。餚饌不適口耶。婦曰。味甚美。惜少料酒耳。主人亟命撤饌再烹。婦曰。不必。可取陳酒二三斤。容予澆入腹中。

調和其味可矣。

□ 屍骨無存

某西醫助手某甲。翩翩年少。美秀而文。有富室妹。腿患瘍症。經醫調治而瘥。嗣後敷洗。綳裹等事。某悉委甲往代。已遂不復再至。一日。值女午睡。方酣。甲攜囊獨身入房。見女著茄色綉袴。曳蘋霞絲襪。翹一足於牀外。睡態惺忪。令人心醉。甲固溫文。惟木立癡視。不忍驚之。良久。女甦。亟起身與甲寒暄數語。復展臥。捋袴管。出病股。令甲撫治。甲跪一膝於地。殷勤審慎。敷洗訖。復爲整理襪帶。扶股於牀。然後起坐榻畔。出巾拭汗。狀頗謹愿。女愛悅殊甚。頻頻目之。而一點靈犀。兩情互逗。遂於斯時。結不解緣。迨女元復後。某甲不再至。渙人求婚於女父。父憎甲貧。不之許。女聞復病。漸臻於危。仍延某醫調治。某診視有頃。笑曰。我但醫疾。不能治心。女公子負心疾已深。不可爲矣。或者予之助手。能爲萬一之助乎。女父不得已。命延某甲。女疾漸瘳。未幾竟愈。遂不待



父母之命。中宵借遁。不知所之。女父怒甚。馳書詆某醫曰。予女病股。爲汝治死。屍骨無存。醫亦復書曰。予已令助手爲女公子抵命矣。君不必更向我饒舌也。

### □ 老猴子

某教員講人類由於猿猴之進化。蓋猿類實吾等人類之祖也云云。一學生聞言。筆而識之。一日值其祖生辰。乃語教員曰。我家老猴子今朝過生日。請假一天。

### □ 忍耐

教師問學生曰。我昨天所講的忍耐二字。你們明白了沒有。一生答曰。我昨夜已實習過了。教師又問曰。你是怎樣實習的呢。生答曰。我昨夜睡後。小便甚亟。我盡力的忍耐到天亮。這不是實習過了麼。

### □ 劣畫

洋畫家挈自己畫的油畫五幅。要賣與畫店裏。問他們可得若干價錢。畫店裏道。連這木架。每幅一元。畫家道。笑話笑話。單單買一張畫布。近來也要一元光景咧。況且加了顏料木架上去了。店裏的人說道。新畫布。我們也出得到每張一元。你把顏料來塗污了。只好半價咧。

□ 十回有九回

父子二人。性喜狎遊。二人所暱之妓。同居一處。兩房相對。出入常相撞見。一日二人在家。父面責其子曰。你天天在堂子裏。實屬不成事體。我到堂子裏。十回有九回碰著你。其子笑答曰。還是你老人家比我去的回數多些。父問何以見得。子曰。就是照你老人家自己的話。十回有九回碰著我。計算起來。還是你老人家比我多去一回。

□ 怎做得小民父母

某處地方雖屬風氣不好。但是禁淫書淫畫等情。很爲認真。一日。有一畫家

在該處途窮不得已。便畫了幾片春冊。四處兜售。被一差役看見。拖了就走。次日將春冊一併解送堂上。某令見那春冊發笑。便指著向畫家曰。這是你畫的嗎。畫家曰。不是。這是由家中帶出來的。某令曰。放屁。你別樣物件不帶。何獨偏帶這物。畫家曰。老爺有所不知。這是小人父母的真像。某令大怒曰。胡說胡說。豈有此理。畫家曰。一些不胡說。而且這理是很講得去的。假若不是這樣。怎做得小民父母。

□ 賤物

某君素不佞佛。一日有僧往訪。聞小兒中有名和尚者。僧謂某曰。君不好佛。且是兒蓄髮甚盛。何故名和尚。某曰。凡小兒欲其易於育養者。均以賤物名之。如名犬豕牛羊等。亦是意也。僧赧然。

□ 有天無日

前清一縣令。蒞任以來。賄賂公行人。皆側目。時當盛夏。苦熱。謂吏役曰。此地

有涼快所在。藉資休憩處否。役稟曰。請老爺不必他求。卽此大堂上也很爽快了。令曰何故。役續曰。他處尙有太陽。遠不如此處有天無日哩。

□ 相當的責罰

兒子將胡椒瓶潑翻了。他父親就說道。你不聽我的話。將這胡椒瓶弄翻。我要拏胡椒放在你的舌上。作相當的責罰了。兒子擡起頭來望了一眼。說道。爸爸。假使我倒翻了那盛糖的瓶子。你也用同樣相當的責罰嗎。

□ 我等

一教師於對人談話時。每喜言我等。一日。謂其徒曰。我等今當作一五百字之論說矣。明日。徒出所作示之。僅二百五十字。師問之。答曰。師言我等。則五百字應我等二人分任之也。

□ 割耳剝皮

有周某館於陳氏。周呼陳爲東翁。俗尙然也。陳不解。以爲己姓明明爲陳。何

呼我以東。思有以報之。一日忽稱周曰吉先生。周曰我姓是周。非吉也。陳乃曰我姓是陳。非東也。汝既割余之耳爲東。吾不得不剝汝之皮爲吉。

□ 明許小便

某甲惡人洩便於其牆角也。乃於牆上大書不許小便四字。以禁止之。有某乙者。本詼諧家。覩此。故至甲門前而洩焉。甲怒曰。何得在此無禮。乙笑曰。此處君未書不許小便。是明許人小便矣。我何無禮之有。

□ 牛聯

某甲身體肥胖。性又蠢笨。人皆呼之曰牛。彼亦直任不辭。一日倩友人書一楹聯。友素滑稽。書一聯曰。「介葛一生真知己。庖丁七世老冤家。」某甲懸之書室。竟不之知也。

□ 肉聲

音樂家宣言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質言之。琵琶胡琴。不如簫笛。簫笛不如

唱歌之動聽。客座中有滑稽者曰。肉字所包甚廣。放屁之聲音。定爲高等音樂矣。

□ 疑難問題

一人新雇一僕。莊容詔之曰。今後爾傭於吾家。毋怠毋忽。而最重要者。則爲誠實與服從二義。爾其誌之勿忘。僕罄折曰。諾。惟他日設有客造訪。主拒弗見。囑以主人不在家報客。爾時僕將何所適從。其從誠實之義耶。抑從服從之義耶。

□ 無異真牙

牙醫某遍登廣告。謂所鑲之牙無異真者。適有某甲牙痛甚劇。閱報往謁之。醫盡將其患牙脫去。重鑲之。鑲後其痛如故。甲未能復忍。就詢其故。并問之曰。爾不云所鑲之牙能與真者無異耶。胡今乃若是之痛也。醫笑曰。痛然後能與爾所脫之真牙無異也。

□ 誓不吸自己之煙

甲乞煙於友。友詢之曰。日前君不嘗謂誓不吸煙耶。甲曰。誠然。但吾所謂誓不吸者。乃自己所購之煙耳。

□ 待君生鬚

柯陵童子耿若寬。喜貌爲成人。披褐遊街衢中。嘗至髮肆。呼匠剃鬚。容色端重。匠亦滑稽者。流便取沸水至。登客於椅。塗鹼其頤。磨刀霍霍。旣而閒步臨門。與友人細語。不絕如縷。耿待久之。殊不可忍。因指匠怒問。何待。匠儼然答曰。吾何待。待君生鬚耳。

□ 王買蛋

英皇喬治第一。偶遊至荷蘭某村。稍憩。臨時時。思得雞卵數枚。從人往購。索價百金。王曰。何其貴也。想係此處雞卵甚少故耳。售者答曰。請恕勿罪。雞卵雖多。王則甚少也。

□ 不可半途而廢

父曰。汝奈何獨食此瓜。何不以一半與汝妹。兒曰。父固詔我矣。凡事不可半途而廢。吾又安可祇食其一半。

□ 不妨

客曰。堂倌。奈何此酒中有一蜂。堂倌走近視之曰。不妨。客人。須知此蜂已死。不能刺人也。

□ 舊式小兒

十九世紀有著名莽醫生。善用舊法治病。一少婦延之爲兒診病。醫生大書。蓖麻油三字付之。少婦曰。蓖麻油乃舊式劑。醫生曰。小兒亦舊式物也。

□ 不消化病

一醫士謂某曰。君友某君。昨嘗臨診吾所。近方患不消化病頗劇烈也。某曰。是必確矣。昨夕吾方邀彼觀影戲演羅馬王故事。片中有大宴會。彼乃不敢



臨觀。微君言。吾初不知彼患不消化病也。

□ 同時買的

某甲過訪其友。友留之飯。甲飯量大甚。須臾盡五六盃。飯已罄矣。意猶未足。乃舉其盃以指彈之。問其友曰。此盃幾時買得。蓋以之示意也。友固黠者。乃至廚下。捧空飯桶出曰。此飯盃與此桶同時買得者也。

□ 猴如大人

四川某縣令。入省晉謁撫軍。撫軍問曰。聞貴治多山。產猴甚夥。其最老最大者。究有多大。令對曰。大的像大人這麼大。既而一想。此話太唐突。恐上憲見怪也。亟轉口曰。小的像卑職這麼小。

□ 爭鉤

一醫誤用藥死一嬰兒。其家人抱死兒登門吵嚷。將其招牌取下。即將兒之屍體懸於鉤上。醫生正惶急求人排解。忽其鄰入而語之曰。先生門上宜多

設鉤釘。刻又有一人抱死兒來。將懸掛於其上。因門前祇有一鉤。方與前來之人爭執矣。

□ 大人太太一般

某省長夫人值初度。闔城寅眷均往慶祝。席間。省長夫人談及監獄宜改良。現在政府方擬收回治外法權也。一典獄官夫人亟起立對曰。予夫所管監獄。寬廠清潔。較之外國。實無多讓。夫人曰。獄室第一要寬廠。俾空氣流通。可以減少犯人疾病。對曰。然彼間獄室之廣。直與此上房無異也。夫人聞言一笑。又問曰。獄中所管女犯亦多乎。獄官夫人曰。予夫待遇女犯。較男犯尤優。真所謂茶來伸手。飯來張口。多少女役事奉。有如大人太太一般。

□ 拔去天草

某省都督喜弄文翰。一日。大書拔去天草四字於辦公室外。庶務處不解其意。上前請示。都督曰。汝不見天井中草長沒膝。尚不應該拔去之耶。且予已

明明揭示。汝等猶不解。毋乃太愚。庶務受斥。連日派人拔草。而所書之條。猶黏於壁。一日。被某機關中人所見。笑曰。拔去天草。可對括盡地皮。

### □ 小夥子

某富翁值初度。一妻三妾。爲之稱觴祝嘏。妻謂妾曰。我等當行一令。就席面生風。綴以吉語。藉申慶祝。乃先出令曰。木樨羹。葡萄酒。琴調茶熟香溫。花好月圓人壽。語畢。飲一門盃。大妾接令曰。錦上花。樽中酒。妻和妾順。如賓如友。次妾道。比目魚。十香菜。三餐食飽。四美聚。一牀錦被。五人蓋。輪至第三妾。年最稚。素厭翁老。乃說令曰。倒頭飯。殮屍水。望你老兒快快死。一份家財四份分。各人去嫁小夥子。

### □ 文人之妻

一文人在燈下屬稿。構思良苦。顧文機遲鈍。半日不能著一字。其妻在旁笑曰。大約你們讀書人。作文章之難。較我等婦人生產尤勝也。夫怒曰。你們生

產時。肚裏有現成的材料。自然一生卽下。我等腹內空空。硬要結構出一大篇文章。簡直是挖心鏤血。此中苦況。汝等婦人如何識得呢。

□ 南京的哥哥

某甲寫信與哥哥。信面上僅書南京的哥哥五字。某乙見而笑曰。如此寫法。何從寄到。某甲曰。無妨。我的哥哥。南京祇有一箇。

□ 手足並舉

小學校中。一算學教員授課之際。忽見一年至幼稚之學生。褪去襪履。雙足精赤。怪而詰之。對曰。此題大不易。以四乘五。屈指計之。數猶不足。故不得不合以足指而計之。願先生勿責我。

□ 病死一人

某小學校授課時。師問諸生曰。中華民國的人口。共有多少。一生答曰。三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師曰。誤矣。是四萬萬人生曰。我家

隔壁成衣鋪裏阿根。昨天病死。不是少了一箇人麼。

□ 待父母

某甲與某乙頗友善。一日甲挽乙辦一要事。乙佯不允。繼曰。汝能爲吾子。吾姑爲汝一辦。否則敬謝不敏。甲曰。不然。與其吾爲若子。毋寧吾爲若父。乙艱然曰。汝挽人作事。又討便宜乎。甲笑曰。否。爾試看天下人之待其父母者。曾有如待兒女之親愛否。吾以待兒女者待汝。不更愈於待父母者之真摯耶。

□ 再踢一下

一丐向鄉人乞佈施。鄉人怒。以足蹴之。顛誤折一齒。丐緊抱其足。呼痛不止。聲言須賠償。經衆排解。出小洋一角與丐。奈尋遍囊中。只得一雙角。遂給丐。曰。速找一單角來。丐受錢。笑以首就鄉人足。曰。請你老再踢一下。

□ 還我一銅元

某甲慳吝。一錢不輕擲。其待僕役尤酷。僕憾之。一日。偕僕往鄉掃墓。日午未

達就鄉鎮小憩而飢腸轆轤盤旋不止不得已入一小館購稀飯兩盃食之僕故索小帳給館夥某大窘意欲不與恐爲座客笑首鼠兩端不可名狀遂含怒破囊給一銅圓焉給已就道行矣主前僕後主大怒曰我豈爲汝開道者乎僕遂前主又怒曰我豈爲汝之跟班者乎僕聞言又傍主而行主更怒曰駢肩道左主僕之名分何存僕急無奈曰唯命是聽可乎主人曰還我一銅圓當聽汝便。

□ 短命魚

客有飲於友家者其友甚鄙吝所供草草僅具寸許小魚橫置盤中客忽四顧歛歛輟觴不飲友異而詰之客曰無他予蓋悼此魚之短命耳。

□ 拾得一橫

有某大員者一日登臺演說竟將茶毒生靈讀爲茶毒生靈有某繼之登臺故意將洒掃應對讀爲洒掃應對聞者大嘩某君曰諸君笑予非以余讀別

字乎。其實非也。余頃坐於旁聽席時。拾得一橫。無處安置。適余言酒掃應對者。乃納此一橫於酒中。成爲酒字。諸君能恕某之茶爲茶。寧不能恕余之酒爲酒乎。

□ 啞

一美少年盛服徘徊道上。適一鄉愚荷薪過市。誤衝其後。竟裂其衣。少年怒甚。令警察拘至警署。警長問何以慢不經心。鄉愚愕然。不知所答。其狀如獸。三問亦復如是。警長曰。彼乃啞者。少年不服曰。彼詐也。彼在街上時。大聲呼喚不休也。警長笑曰。彼既呼喚。汝何不避。

□ 骨

師詢某生曰。爾身全體有骨若干。生答曰。二百零九具耳。師曰。誤矣。祇二百零八具耳。生曰。但吾今晨曾誤吞魚骨一具也。

□ 節儉

審判官曰。汝何故以鐵棒打汝妻。被告曰。我爲節儉起見。故用鐵棒。如用木棒。則日折一棒矣。

□頭

有好賭者。家私輸盡。不能自活。因結繩自縊。忽見一縊鬼在梁上叫曰。快伸頭來。此人曰。你也太狠了。你看我輸到這般地位。還問我要頭麼。

□不打老伯

蒙師出二字對曰嫩松。命甲生對。甲生曰。老柏。師頷首者。再復命乙生對。乙生以爲甲對老伯佳。則我對阿爹更佳矣。則大聲對曰阿爹。師怒甚。以夏楚從事。乙生且哭且呼曰。先生怎麼不打老伯。反打阿爹呢。

□尼姑生和尚

甲乙兩人不能飲酒。恐人勸其飲酒。遂起一號。以狀其極不能飲。一稱眠端公。一稱聞讓公。甲謂乙曰。我昨日與人同席。人家喫酒。我醉了。乙曰。何爲答



曰。被人薰醉了。乙曰。昨日我喫饅頭吃醉了。甲曰。饅頭如何喫得醉。乙曰。饅頭內有酒糟。甲曰。我見了和尙就醉了。乙曰。見和尙如何醉。甲曰。和尙是喫饅頭的。乙曰。我見尼姑就醉了。甲曰。見尼姑如何醉。乙曰。和尙不是尼姑生的嗎。

□ 同一寫法

某英文教師不通華文。偏喜強作解人。一日授潑拉賣。至薄克司一字。某生起問作何解法。某答曰。書籍之箱。生問箱字如何寫法。某沈吟良久。卽向國文最佳之某生問曰。貴縣箱字如何寫法。某生本滑稽派中人。卽起立答曰。與貴鄉同一寫法。

□ 不聽吾言

一醫生初懸壺。術未精。而好誇大。於報端大登廣告。自詡神醫。所業因以日上。一日有老叟登門叩之曰。先生廣告中。非謂神於治肺疾。有著手成春之

妙耶。醫生悄然曰。然。但從吾言。未有不見效者。叟曰。然。吾子罹肺疾。就診於先生。先生命進藥一年。必霍然愈。今進先生藥。未及三月。卽爾撒手。是胡爲者。醫生立曰。此不從吾言耳。吾固屬令郎進藥一年。彼胡未及三月。卽急急欲死也。

□ 須要說箇明白

某甲性愚騷。在稠人廣衆中。不能作酬應謙遜之語。甚至賓朋滿座。偶欲如廁。必告衆曰。我撒污去矣。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後經人再三教導。始知有大便小便之名。一日在某處謙會。甲有事擬先行。向主人告辭。主人曰。請便。甲訝然曰。汝請我大便。還是請我小便。須要說箇明白。

□ 半價

一京人初往蘇州。或告之曰。吳人慣打空頭。若去買貨。要二兩。只好還一兩。就是與人說話。他們說兩句。也只好聽一句。京人至蘇。先以買貨之法行之。

果然一還半價就賣。後遇一蘇州人。問其尊姓。答曰。姓陸。京人曰。定是老三了。又問尊寓住房幾間。答曰。五間。京人曰。原來是兩間半了。又問宅上還有何人。答曰。只有妻子一箇。京人又曰。想是兩人合一箇的。

□ 多夫主義

某官太太出門拜客。傳呼轎夫八人。擁之而出。四人昇轎。餘人輪流替換。過街市時。市人見而怪之。曰。安用此許多轎夫。旁有某甲應曰。此卽多夫主義也。

□ 餬口

糞船上的老大。這兩年略有積蓄。有一天。有一箇朋友開口向他借錢。糞船上的老大。連忙哭窮道。我這糞船的生意。那裏有什麼好出息。不過一家老小。可以餬口罷了。朋友對不起你。你向別人去想法罷。

□ 喫白食

吳中某校教員喜喫白食。朋儕遇有宴飲。輒遠避之。某一日赴城外探戚。過一酒樓。聞人語聲。酷似其鄰某氏。遂于于然逕入覓之。果得其人。一揖就坐。而嚼。須臾。酒保進魚一尾。某鄰故令置諸己前。某教員曰。蘇州之蘇字。如何寫法。某鄰曰。草頭之下。左邊加一魚。傍著一禾字是也。某曰。魚字亦可移在右邊否。某氏曰。有何不可。某曰。然則將魚移過來。讓我喫。語畢。取魚大嚼。某氏怒甚。而無如之何。移時。某教員以貪食不檢。一刺橫鯁於喉。某鄰見之。亟取香煙一枝。插入某口。某謝不欲。某鄰大聲曰。口中加一橫。口上添一撇。此喫白食之白字也。

吾人不能及也

一小學生問師曰。人與狗孰優。師曰。狗爲畜類。喜食糞。豈可擬於人。學生聞言唯唯。旣而散課。憩息之時。師又演說說部中義犬救主故事。講畢。加以讚嘆曰。似此畜類。吾人不及犬也。學生聞之。津津默誌。弗忘。一日上課。師出犬

人二字。命生徒各綴一句。一生乃秉筆爲文曰。犬喜食糞。吾人不能及也。

□ 倒箱底

蘇人謂最幼之女爲倒箱底女兒。言此女嫁後。不必再預備奩具。可以傾箱倒篋。儘數賂之也。某姓一最小之女。出閣時。無品不搜羅殆盡。門口鼓樂聲喧。迎親彩輿已登堂矣。女猶在母室搜括。遲遲吾行。其父由門隙窺之。短鬚數莖。適刺入縫內。爲女瞥見。亟引手拔下曰。此金色絲綫。可惜太短。不然亦好繡花鞋用也。

□ 停孕神方

一婦生兒極多。厭苦殊甚。徧求停孕之藥。迄無效驗。一醫自詡有祕方。服之永遠不復受孕。婦聞大喜。亟往求之。醫索重金。珍重出丸數顆曰。依方服之可矣。惟服藥後。一事務須切戒。始能有驗。婦問何事。醫曰。房事也。

□ 雞腸中之糠

某醫窮甚。惟食糠粃。然見人輒喜說大話。一日在人家診病。盛稱今日自製紅爛雞。若何肥美。予每餐非此類。餓不能下咽云云。病家人聞而惡之。潛取嘔吐藥。和入茶中。烹以享客。須臾醫俯首大吐。所食糠粃完全嘔出。病家人笑曰。先生每食必用雞。而腹中何來許多之糠耶。醫曰。想必我家人未將雞腸洗盡。此糠實雞平日所食耳。

候補一世

某候補員。聽鼓數十年。未嘗得一差委。居恆悒鬱。每語其妻曰。便教我替人代理數日。讓我過過官癮也好。一日午睡。忽夢奉檄蒞任。升堂理事。呵叱隨心。開征錢糧。金錢盈握。正志得意滿時。突被其妻喚醒。某哭曰。我好容易巴得上任辦事。你也讓我多做些時。為甚將我驚醒。夫人不解所謂。某乃將夢中情形演說一番。夫人怒曰。你當時這般顯煥。便想不到我這苦命人。連接都不來接我了。罷罷。照這樣看來。我情願跟你候補一世也好。

## □ 板子現成

一官以索賄於原告不得。遂藉故責打二十板。原告大屈。將以官之索賄。挾嫌濫施職權上控。官懼。洩人出而平亭。原告曰。官若能賄我若干金。如伊以前所索之數。則將前議作罷。官聞言惶急曰。我未得著他一文。他反要起我的錢來麼。好在我的板子現成。彼不妨打還我二十下也。

## □ 毋庸體操

某女校生徒遇體操授課時間。均託故不上操。體操教員患之。一日忽思得一法。乃大書於揭示牌上曰。諸生中有新近出閣。或已懷孕者。可毋庸上操。於是生徒紛紛赴操場。無躲避者。

## □ 扣積分

某校體操教員喜吸旱菸。某生於上操時。偶撒一屁。師怒其不敬。宣言扣其積分。某生怨之。乃私取巴豆壳研末。和入教員旱菸中。教員吸後赴操。則屁

聲連連。與一二三四之口令聲相應答。學生大笑。某竟不能終課。某生曰。先生放屁如是之多。學生僅撒一屁耳。敢請將積分給還也。又一學生聞之。笑曰。此種放屁分數。要他何用。你還值得爭麼。

□ 說笑話

一女好撒屁。出閣時。其母囑伴婆轉告新婿曰。我家小姐。無他過失。惟喜說笑話。請姑爺包涵之。婿乃默察新人言動。頗木訥不類。輕佻殊不解。泰水之言。果何用意也。少時。忽聞裂帛一聲。起自新娘身畔。愕然回顧。聞伴婆低語曰。小姐初過門。且慢說笑話。新人嚶然答曰。熬不住。奈何。語畢而連珠之噉聲又作。於是婿乃恍然大悟曰。原來你所說的笑話。盡是放屁。

□ 一孔與一孔

一成衣店雇工匠製衣。工匠吸煙時。偶不經心。煙灰輒落衣上。焚一小孔。店主大怒。謂每焚一孔。須扣去薪金一先令。一日。店主呼一工匠至前。以衣示



之曰。此衣上有二孔。應扣去薪金二先令。工匠熟視其衣。裂一小孔爲一大孔。曰。如此亦可少扣一先令也。

□ 花頭百出

某甲善於說誑。空中樓閣。妄自矜誇。故人多厭之。一日過從某士人處閒談。適一客至。問甲姓氏。士人爲代答曰。此位乃某綢緞莊東家。其店貨色儘多得勢哩。客曰。原來是一位大資本家。倒失敬了。甲亦含糊應之。客去。甲謂某曰。方纔君爲某大吹法螺。令某不安。士人曰。此正實情實理之言。非諛君也。假使足下非綢緞莊東家。爲何一開尊口。就形形色色。能花頭百出的麼。

□ 四人擡鼻

前清巨室某。有僕富而恣暴。好倚勢作威福。人咸側目。某年捐得一官。從七品也。而炫裝則特甚。每出乘四人輿。招搖於市。會赴姻家席。座中有某孝廉。惡之。時有關白之警。乃遽謂僕曰。近閱邸報。關白已就擒矣。僕欣然問故。孝

廉曰。關白是一妖怪。身長數丈。腰大十圍。斬其首。重數千斤。碎之而後能舉也。僕曰。果耶。那有此事。孝廉莞爾笑曰。只他一箇鼻頭。一家奴古稱鼻頭。便要需四箇人擡。遑論其他。僕遂不終席而去。

□ 暗無天日

有甲乙二人。一守舊。一喜新。在茶肆中敘話。談天說地。大有旁若無人之概。甲先開言曰。天是圓的。地是方的。爲什麼新學家稱爲地球呢。乙曰。若照你這樣說。天底下的地。豈不是多了四只角嗎。甲聽了不服。猶是爭論不已。旁有一人笑曰。怪不得有的地方。都說暗無天日。原來這一班人住在這四隻角上。永遠不見天面了。

□ 烏龜買賣

徐家匯人。喜食烏龜。時有鄉人舟載而來。人或問以所載何物。則諱言烏龜。以硬壳對。某乙素滑稽。問鄉人曰。烏龜賣否。曰賣。乙又曰。烏龜幾錢一斤。鄉

人疑甚。亦回答曰：烏龜究竟要買否？乙大怒曰：胡得無禮？鄉人曰：汝先無禮。故相報。乙不服。扭其辮相毆。甲爲之勸曰：烏龜是你賣的。烏龜是他買的。無論買賣。總是箇烏龜罷了。何必相爭呢。

□ 爾非吾夫

某婦好閒遊。常詣鄰舍絮語。日昃不倦。一夕。出宴友人家。其夫坐待良久。卒弗歸。閉戶以寢。中夜聞叩關剝啄。且呼曰：而不聞而婦聲乎？夫曰：惡。是何言。爾非吾婦。吾亦不解爾音。吾婦固在牀也。婦堅請不許。乃謂夫曰：子不啓關。妾只有蹈河死耳。語畢。投石於河。轉身匿廊下。夫大驚。躍起奔救。方惘然四顧。而婦已入室閉關矣。夫知爲婦所弄。立門外求納。婦厲聲曰：去。言出於爾。我非爾婦。爾亦非吾夫。

□ 哈哈鏡

某婦在哈哈鏡前。徘徊嬉笑。一輕薄少年低語曰：天下美人。到此都變醜婦。

惟卿自鏡中觀之。則形其美。何耶。婦以爲諛己。悄步隨之。少年曰。卿勿追隨。尊範一離哈哈鏡。便使人嚇煞耳。

借粉

醜婦某。塗脂抹粉。喜在各遊戲場盤桓。遇有少年男子。輒作種種媚態。以示勾引。無如人各有目。覩婦狀態。先爲吃嚇。遑敢作漁郎之問津耶。婦以是鬱鬱。頗爲牢騷。某日。方用晚餐。瞥見鄰坐一美男。向之眉語。婦大喜。恩恩食畢。卽隨至露臺。問郎招我來。此何意。美男曰。出門忘帶雪花。適間用膳。見卿面上粉厚。錢許。擬向卿商借。刮取些些。一用。容日當購一瓶奉還也。婦慚怒罵詈。汗出如漿。粉痕狼藉。男曰。謝謝。粉爲油漬。不堪承教矣。

強辨

師謂一生曰。汝今晨到校。何若是之晚耶。生對曰。無他。師常教我。行路須穩。而慢耳。

□ 弟子服其勞

廣州俗尚娶妾。稍足自給者。卽欲效法齊人。左擁右抱。某塾師尤好色。妻亦少艾。而先後納四姬。夕則相爭。聲聞於外。其生徒之寄宿者。輒譁笑之。一夕某被黷不已。乃設一計。謂各人必引四書成語一句。以定優劣。優者得之。劣者失之。皆唯唯。於是妻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妾曰。焉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第二妾曰。天下之達道者三。第三妾曰。必先此四者。第四妾曰。尊五美。屏四惡。某以所言皆善。依違不敢決。乃大聲呼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其徒在外室。應曰。有事。弟子服其勞。

□ 匍

某處武財神廟。有題壁詩一首。詩云。「走進玄壇廟。看見玄壇菩薩。手捏一條鞭。腳踏一隻乎。」自註曰。乎。虎聲也。某名士過之。爲之續二句云。「如此做詩人。放他狗鼻匍。」亦自註曰。匍。屁聲也。見者絕倒。

□ 死禿

杭州某寺住持僧某。交際甚廣。顯宦名士。多與往來焉。一日有某大老來遊。僧忽向其乞詩。大老不辭。立贈一詩云。「一夕靈光透太虛。化身人去復何如。愁來不用心頭火。煉得凡心一點無。」僧得詩大喜。黏諸壁間。越數日。爲某名士所見。詢僧黏此何爲。僧曰。詩不佳耶。名士笑曰。佳則佳矣。不過難爲汝耳。僧瞠目不解。及詢得故。急撕去。然外人已傳爲笑柄矣。蓋大老惡僧蠢如鹿豕。胸無點墨。而猶貌託風雅。強作解人。故詩中藏死禿二字。以詈之也。

□ 屠婦壽聯

某屠婦家小康。夫故後。其子讀書。已入學。某年爲母壽。大開筵宴。同里某太史戲撰一聯。文曰。「祝聖壽於夏六月。祝慈壽於冬十月。祝爾母壽於秋八月。三壽同登。一龍一鳳一豬。哈哈豈非笑話。有賢子在庠序中。有賢孫在襁褓中。有賢夫君在地獄中。羣賢畢至。可喜可歌可泣。太太何以爲情。」屠子

因洩人以三百金爲太史壽。乃寢其事。

□ 思想乃事實之母

一人教子甚嚴。凡一字一句。必令其子時時思想。務使胸中了了。將來所作諸事。自然有箇把握。不致顛倒差誤。所謂思想乃事實之母是也。令兒須牢記莫忘。則一生受益無窮矣。其子謹聆嚴訓。將此言反覆背誦。在心坎中籌之爛熟。一日。其子異想天開。恍然大悟曰。是了是了。怪不得我母親時常悶悶不樂。長吁短嘆。我當時屢次請問。母終不肯實說。現在將這句顛倒讀起來。豈非「母之實事乃想思」麼。且喜吾父有此迴文好句。乃能洞悉母隱。否則母子雖曰天性。又安能知其底蘊耶。

□ 血心壽板

富翁某。性拘泥。聆吉語則喜。聞不祥語則必效婦孺迷信態。吐沫於地以解之。一日。爲翁華誕。親友習知其性。往賀時。皆大作吉利語。藉博翁歡。壽筵上

復各述成語中有壽字者。以爲觴政。翁大快樂。輪至伊戚某甲。則啞啞不能出口。蓋甲本蟲人。罔知風雅者也。旣而大呼曰。得之矣。血心壽板四字。非天然成語乎。衆嘿然。翁則已掩耳疾走。而甲猶忘其所以。自言自語曰。難道這血心壽板。還嫌不好。壽翁身上用不著他麼。

□ 教育學生

某省女校學生寄宿舍中。忽發生私生兒之事。一時社會喧傳。詫爲異事。有淳于滑稽之流。榜一聯於棧前曰。教育教育。學生學生。寥寥八字。含蓄無窮。然而虐矣。

□ 貓狗尙能跳躍

某中校學生。契一女友。時以婚約爲請。某女士曰。擇婿如君。予復何憾。惟君不喜運動其身體。殊失丈夫氣概。未免美中不足耳。某聞言。極力從事體育。一日。學校開運動會。女士語生曰。君能作八百碼賽跑者。我當力允婚約。蓋



貓狗求偶。尙能跳躍馳突。而君爲人類。顧貓狗之不若耶。

君勿亟亟

某校教員某君。喜購獎券。一日。有店役奔至。喘息言曰。恭喜先生。今晨得滬電。先生獲頭獎矣。請出紅票。與君赴申。兌取五萬元也。某聞言。狂喜欲暈。喃喃自語曰。予取得此款後。當以三千元助學校經常費。以三千元娶同事某女士爲妻。此後面團團作富家翁。享受家庭之幸福矣。某女士適經窗外。聞言。亟入室道賀。并助某料理行篋。促令卽速赴申。某遂欣然就道。及歸。依然徒手。懊喪不勝。蓋電碼誤譯一字。頭獎不屬某也。越日。乃向某女士請曰。曩日圖娶之言。卿似聞之。觀君狀貌。固亦默許予矣。今雖未得獎。然寒家一甌薄粥。尙可供給。卿能賡續前議。允我婚約否。女士笑曰。君勿亟亟。此次獎券雖未著。將來必有更著之時。果然錦標奪得。而肯下顧及予者。予必允君之求也。

## 問問你娘

昔滬上英租界電車。爲優待婦女計。凡坐頭等位者。購票之價。與男子坐三等位同。一日。頭等室中坐一胖大尼姑。賣票人誤爲男僧。迫令增價購票。尼曰。我師太也。奈何不能與婦女同享權利。賣票人曰。分明一箇大和尚。敢在我面前強充婦女耶。尼怒曰。瞎眼烏龜。問問你娘看。我倒底是和尙。還是尼姑。衆人聞言。無不捧腹呼痛。

## 運動選舉

蘇城某妓。生涯寥落。賓客稀疎。會當花選。乃典質釵環。屬稔客四出。運動選舉。搗母知之。怒曰。錢樹子不搖錢來。反搖去也。妓不顧。運動益力。未幾。妓果當選。所謂色藝之美也。酬應之工也。褒揚滿紙。聞者豔而羨之。於是車馬盈門。和酒無虛夕矣。搗乃點首嘆曰。怪道省中議員老爺。不惜賣妻鬻女。運動當選。原來當選之後。有這許多好處。

## 賭婦

某姓婦有劉盤龍癖。每背夫潛赴博場。有限險資。均被花骨頭賺去。爲日既久。漸至典質衣裙。斥賣傢具。夫前已不復能隱。日遭撲責。甚且加以禁錮。然而賦性難移。蹈隙仍與博徒爲侶。夫本作小經紀。日事勤儉。積資二百金。存儲取息。某夕。爲婦竊得契約。私往取出。轉瞬復傾囊輸去。夫偵知大哭。欲與併命。婦亦憤。潛與賭徒設計。將誘其夫爲猪仔。而坐收身價。以供一擲。夫聞其謀。忍無可忍。遂以情首諸官。官閱狀大怒。拘婦至。喝問汝女賭棍欲賣夫耶。婦坦然曰。然。官命刑責。婦曰。天下薄倖男子。以博負而鬻其牀頭人爲娼妓。充婢妾者多矣。氏獨不能返其道而行之。爲世上無告女子。一吐氣乎。官聞言粲然判離。

## 女道學

女中校教員某女士。秉性嚴峻。崖岸自高。每於春秋佳日。率諸生旅行。見有

少年夫婦攜手駢肩者。必指示學生曰。若人爲狀殊狎。深背古人相敬如賓之義。夫婦情愛。固不可過濃也。學生有作新嫁娘者。遇事請假。輒靳不許。固請之。則怫然呵曰。汝殆欲與新婿駢肩攜手於公園或遊戲場耳。愛情之濃。固如是乎。至是學生中有賦于歸者。均諱莫如深。不敢使女士聞。且以女道學家尊號上之。一日某課畢出室。懷中遺一信箋。羣起檢視。則長行密字。作英吉利文云。吾愛親吻。昨接芳函。謂家計不裕。致令吾二人天各一方。不得駢肩攜手。共度芳時。迴憶新婚蜜月中。耳鬢厮磨。影形相並。鎔吾二人之精魂。軀殼於一爐。合吾二人之痛癢。感觸爲一身。云云。不覺闐然譁笑。秩序大亂。監學聞聲入視。爭以信箋上之。請轉還某女士。箋後已增蟹行文字一行。曰。愛情之濃。固如是乎。

### □ 小熱昏

小熱昏身立高處。手執木簡。的的作響。口中則度淺顯易解之俚曲。而又寓

莊於諧。令人發笑。於是一班下課小學生。無不駐足以聽。津津不厭。適有一教員經過。向學生叱曰。汝等既放學。卽應各歸家中。奈何逗留於此。一學生曰。我等聽小熱昏說笑話也。於是教員亦駐足聽之良久。慨然嘆曰。此人吐屬雖然俚鄙。而意存諷世。且舌底翻瀾。辯才無礙。語語使人動聽。我輩爲教員者。終日高踞講壇。口授指劃。其魔力何以轉不如一小熱昏也。小熱昏聞言嘆曰。先生居然能佩服我小熱昏。先生之程度。亦不可幾及矣。語畢。挾其綽板。徉長而去。

□ 先告罪罷

某甲道。我們不要再爭鬧了。那件事讓他去罷。某甲夫人道。很好很好。但是爲將來和平計。你有冒昧我的地方。先認不是。免得彼此爭鬧。豈不更好麼。

□ 愛你擲節

某甲夫人謂某甲曰。你爲什麼不給我三十塊錢。買那身衣料。你當先不是

說愛我的用場一點兒都不吝嗇麼。某甲道。是的。但是我們結婚以後我更愛你能擲節呢。

□ 能古不能今

力少年請某畫師爲其父繪像。畫師詢其父何在。少年答曰。去世已十年矣。畫師曰。人既不在。吾胡能爲力。少年訝曰。君室中不懸有摩西之像耶。以死去數千年之人。而君猶能繪之。吾父之死不過十年。何君竟謂不能爲力耶。畫師知其不可以理喻。遂允之。像成。囑渠往取。少年持像注視良久。曰。此卽吾父之像也耶。何面目已全非也。

□ 逆性癖

某婦人渡橋失足落河。其良人驅赴於河之上流。搜彼屍骸。附近之人見之。莫不詫異曰。應於下流搜索。汝往上流誤矣。其良人曰。汝等不知。若於下流。必不能獲。人問何故。良人曰。吾妻生時素有逆性癖。故雖死。亦與人不同也。

□ 不亦君子乎

某學究年假歸。以所得束脩脩於几。驕其妻曰。此乃從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來者。妻聞言。亦從櫃中出錢若干。陳於幾。與之相炫。學究見妻之所陳。較已束脩多十倍。問所從來。妻曰。此乃從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來者。學究大怒。與其妻爭。其父在門外聞之。乃曰。此乃細事。何必爭。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 加倍

有律師僦屋於市作治事室。材望藉甚。其副佐凡數輩。遇律師出外日。飲酒高歌。居停惡之。而無如之何。一日。陰縱其所畜母雞。副佐見之大喜。共執而烹之。取酒爲樂。笑語尤肆。既爲居停所聞。私計曰。不圖讀律談法者。乃復爲此。律師歸。笑而請曰。鄰家有瑣事。敢以問於先生。今有人攘其所畜而食之。此中權利義務之關係如何。當向其人取回物價否。律師不知其故。遂曰。在

律失物者有追討原值之權利。攘其畜而食者。當負賠償之義務也。居停卽曰。若是則先生之副。宜以一金償我矣。因以先頃之事告之。律師致謝慚愧。立以一金授之。旋語之曰。頃承下問。不佞旣告先生以權利義務。大凡從律師請求鑒別事理者。例有酬金。照不佞所訂章程。先生猶須以二金相惠。

□ 索飲客

某富人挑燈獨坐。忽一客叩門。主人問曰。誰。客應曰。我。卽啓門肅客入。主人曰。何來。客曰。特訪。主曰。君可好。客曰。弟託福。主人呼其僕曰。兩盞茶來。客卽搖手曰。一壺酒好。主人明知其擾酒而來。卽亦無法。卽置酒與之對飲。良久。酒肴將盡。而此客尙無去意。主人曰。夜深君可去。客曰。天明我自歸。主人曰。盤中無菜無肴。客曰。廚內有雞有肉。主人曰。竈下僕僮皆已睡。客曰。房中老嫂未曾眠。主人厭極曰。主人已倦。佳客難留。客曰。陳紹旣完。高粱亦可。



「至是主人已無他法。乃以冷語調侃之曰：『落拓窮相公。專圖白食。』客方津津有味。卽曰：『真正老喫客。最好紅鱸。』主人以手指壁間之鐘曰：『西洋自鳴鐘。十二點三刻。』客方注念章東明之遠年花雕。卽隨口對曰：『東明老字號。廿八兩一瓶。』主人乃以極尖刻之言譏之曰：『有意抽豐。看我願意不願意。』客亦以惡語報之曰：『開心暢飲。管你疼心勿疼心。』主人曰：『再過五分鐘。關進房門。君莫怪。』客曰：『連乾十八盃。撐開海量。我何妨。』」

□ 犬先生

客有問於余曰。我所受業者。稱之爲先生。不知先生之父當何稱。余謂之曰。是爲太先生。又問曰。然則先生之先生當何稱。余曰。是亦太先生。客曰。是無別矣。先生之父爲先生一家人。自當稱之爲太先生。若先生之先生。乃先生之外人也。太字之一點當移之外邊。改爲犬先生。庶有分別。

□ 大人過與他的

湖南辰州祝由科。能以巫呪爲人治病。其神者。且能移外症於他種物體。某邑宰之夫人某氏。腿部患一腫毒。日夕叫號。一祝由科醫生爲之書符黏創處。適有一狗行過。遂另出一符黏狗腿。於是夫人所患若失。而狗腿遂潰腐不堪。某邑宰神之爲之揄揚於當道。時有某省撫軍。罷官回里。適患搭背。邑宰乃薦某醫治之。某循例書符黏於創處。瞥見晶盆中畜一綠毛龜。卽另貼神符於龜背。撫軍頓覺背創作癢。一宿而收口生肌。未幾元復。大喜過望。立賞數百金。既見龜背隆然。綠毛盡脫。不覺痛惜之。侍立一小奚奴稟曰。這忘八害的搭背。是大人過與他的。

□ 外祖母之婿

有某官在官廳候見時。一新到省同寅步入。向某兜頭一揖。某見其人頗鄉愚。傲不答禮。其人哂曰。仁兄好大架子。某曰。汝不知我與汝之關係也。曰。殆

有戚誼耶。某曰。我爲汝外祖母之婿。其人惶悚曰。然則是姨夫。某喝曰。汝不知汝外祖僅生一女耶。

□ 月經

某學究喜研經學。偶閱醫書。見有月經之說。不禁怪詫曰。十三經之外。乃有月經乎。是不可不購而讀之。於是遍問各書坊。均無此書出版。訊至末一家。店夥知其誤謬。乃指間壁女子貿易商店謂之曰。彼間有此出品。君宜逕往購取。某欣然詣店問津。一女店夥聞之。笑曰。此經不須購得。但向君夫人索之可耳。

□ 豕耳

某甲雇一僕。性好辯。一日甲宴客。適桌上有桃一碟。客詢甲曰。桃何以半紅而半綠。甲曰。面陽者紅。背陰者綠。其僕在旁攬言曰。如是而論。則木瓜生於室中矣。甲又語客曰。君耳甚大。當主高年。客謙遜未已。僕又攬言曰。此語似

又不然。不觀夫豕耳倍於客乎。何以生存未久而卽被宰也。

□ 管子

某省女師範學校開學之日。某教員擬用老子作課本。一女學生素愚騃。起而前曰。我們都不配讀這書。我們將來是做娘的。不是做爺的。用不著老子等書。還不如換一部管子。將來生得一男半女。可以照此書上說的。管教管教。倒還有益些。

□ 屈與杜

有一老者。年近不惑。曾入庠。善滑稽。凡與語。應對如流。一日。至茶肆。同坐者數人。均一一通問。旋問至鄉老。鄉老荅曰。鄙姓屈。老者曰。是否尸屍之尸。下加以出棺材之出字。鄉老知爲諷。遂忍笑是之。旣而還以問老者。老者曰。姓杜。鄉老還諷曰。是否棺木之木字。加以入土爲安之土字。

□ 餓鬼道中生

吳下某生。狂妄士也。爲富人某司會計。且課其猶子。主人有女婢曰搔癢。向得主人歡。蓋因其爬搔主人背際之癢。高低如意。遂鍾愛之。以搔癢名其名。某生甚豔羨之。挑之勿答。勿拒。一日晨起。遇搔癢摘花籬下。生對之微吟曰。一癢癢。抓抓。抓抓癢癢。越癢越抓。越抓越癢。怎醫得我心坎兒上癢。一搔癢若微喻之。曼聲應曰。一死死死死。死死生生。先生先死。先死先生。卻原來是餓鬼道中生。

□ 老子

鄉村冬烘先生。偶入書肆。見市招上子書名目。因問曰。寶號既有子書出售。那父書想亦有的了。肆人答曰。小店祇賣子書。并不賣父書。冬烘乃索子書閱之。見書中有老子道德經五千言一種。乃取而謂肆人曰。你說沒有父書。這「老子」不是父親麼。那莊子列子淮南子抱朴子荀子等人。想是他的兒子。箇箇能著書立說。他老人家福氣。真大得很呢。

□ 烏龜肚裏笑話

某甲善說笑話。自詡滑稽家。某乙笑語之曰。君善說笑話。吾欲班門弄斧。如何。甲笑曰。諾。乙曰。農事既畢。鄉人進城。訪其親戚。戚導之遊街。路過肉肆。纍纍而懸者。盡肉也。鄉人駭曰。此何物也。戚疑其故爲戲謔。則笑曰。此真笑話。豈有是物而不識者。鄉人誤謂此名笑話也。因喃喃曰。笑話笑話。已而過一驚肆。鄉人又以問。戚已知其愚。則隨口曰。烏龜游興既闌。相偕回家。則午餐已具。肴有置肉於驚腹者。鄉人歎曰。畢竟城中人考究。連烏龜肚皮裏。都裝了許多笑話呢。甲聽畢。略不思索。笑答曰。恰是奇怪。我只道人肚皮裏有笑話。原來烏龜肚皮也有笑話。

□ 大便

某小學教員。前清考學究也。一日赴檢定老試。試題說火車之便利。試畢。評定甲乙。推陳生爲甲等。中有自火車通行。吾儕從此大便之句。某以爲不通。

之極。謂諸生曰。放屁放屁。火車未行之前。吾每日大便。祇少一次。照此看來。火車若不通行。你們就不大便了麼。

### □ 試驗

有一童年約十五六歲。一日在滬寧鐵路軌道上橫臥。適爲其父所見。問何故。子曰。吾欲試驗兩句話。靈與不靈耳。昨日余聞算命言余正交好運。不論如何。總不會死。并聞人云。人爲火車碾後。無不立斃。所以我要試試。

### □ 裏科

某小學教員。性情和好。恂恂君子也。一日校中欲辦一小鉗。以爲採集動物標本之用。僻處無可購辦。不得已向剪刀店買之。剪刀店之鉗。大抵爲工人或醫生所用。某教員既至店。問店主曰。有理科用之鉗否。店主不解。取木工所用之大鉗與之。某教員笑曰。吾需理科所用者耳。要此岸然者何爲。店主覷之良久。忽悟曰。是矣是矣。隨取醫生所用之小鉗與之。曰。是。否。曰。是也。店

主笑曰。先生亦惡作劇哉。此分明爲外科所用之鉗。何謂裏科所用耶。

□ 爛屁股

某甲性懶。而喜談話。每至一處。輒久坐長談。刺刺不休。因是人多厭之。且有報以白眼者。而甲則不顧也。一日至某友處。坐談三點餘鐘。猶無行意。友忽取磁瓶。傾末藥兩許與甲。并曰。此藥係一祕方所合。治爛瘡極效。謹以贈君。幸速歸。如法塗敷。甲曰。謝子厚意。但吾並無爛瘡。將焉需此。友曰。知君患處在臀。忝在知交。何必隱諱。甲固言無之。友躊躇曰。既非爛屁股。何故仍坐著站不起來呢。

□ 孔子狀如酒壺

塾師某嗜酒甚。而東翁極吝。終年不與一飲。師含怒不言。一日徒問曰。孔子是何狀。師答曰。孔子狀如汝家酒壺。徒怪告父。父出詰師。師坦然曰。是何足異。孔子吾未得而見也。汝家之酒壺。吾亦未得而見也。



### □ 使伊飛去

兒子問他的母親道。安琪兒究竟是什麼東西。母親道。安琪兒是一箇美麗姑娘。背上生兩隻翼翅。能夠飛的。兒子道。那末昨天父親和女先生談話。爲什麼說伊像安琪兒呢。難道伊也會飛麼。母親很著急的說道。真的麼。那我明天就使伊飛去了。

### □ 施飯學校

某校學生赴鄉間探戚。鄉人畱供飲饌。某食量兼人。連盡數器。鄉人詫曰。曩見城人飲食。恆視鄉人爲寡。足下何獨不然。某曰。予學生也。頗能啖。鄉人曰。君在何校肄業。曰。師範學校也。鄉人悟曰。殆以君之食量大。故入施飯學校耳。

### □ 狗糧

某小學教員。家貧不能治饌供客。然屢次食人東道。輒思有以報之。某日妻

爲供食於案。被犬竊食。某忽得計。亟擇日遍邀諸客飲饌。屆期客至。故命妻在廚下振動其刀砧。時近二鼓。衆客枵腹雷鳴。正延頸以待。忽聞碎盂聲。其妻大呼曰。咄咄。肴饌均爲狗竊食盡矣。奈何。某聞言。惶急入內。擊犬復詈。妻於時大聲狺狺。妻泣嚶嚶。衆客聞之。大不忍。僉言今日口福不佳。容再叨擾。各逡巡起去。某竊喜得計。以爲此舉實惠而不費也。於是對於來客。時時施其故技。積久而陰謀敗露。盡人不齒。然某猶時邀人飲饌。被邀者輒笑呵之曰。君家飲饌。只可供狗糧。予儕實無此口福。

### □ 腹內傳染病

有美少年患水臌。赴醫院調治。半年而愈。院長以其病後氣弱。令仍住院養息。看護婦慕其美。遂與之私。待至少年元復出院。婦腹已膨。院長怪而詰之。婦曰。日侍某少年疾。致被傳染。可奈何。院長診視。迄點首應曰。良然。惟此疾係傳染而來。爲勢較輕。大約十箇月後。便可安然如常矣。

### □ 狗子打官話

一鄉人婦傭於某官宅邸。作事稍有不慎。卽被主人大聲叱罵。渾蛋可惡之聲。不絕於耳也。一夕。某官正用晚膳。聞門口犬吠狺狺。大聲叱婦曰。你聽狗子幹什麼叫。還不出去看看。少時。婦入覆命曰。無甚事體。不過狗子在那裏打官話。一句也聽不懂他。

### □ 於我何關

某村農於戰纜左近。腹部誤中流彈。創洞大如杯口。流血不止。其家亟延一外科醫生治之。醫就創口敷以收口生肌之藥。數日而創平。病人曰。尙有彈子在內。扞格作痛。奈何。醫生曰。創在外而彈在內。在外者爲外症。屬諸外科。我已爲之盡職矣。在內者當然由內科治之。於我何關乎。

### □ 不來了

某中學課餘遊藝部。設有京劇一門。特聘科班教師。日日教歌度曲。於是諸



會宴。矮子與某均在坐。一官指矮子語人曰。彼姓高而身矮。高矮二字。處於反對地位。請以高矮子三字屬對。工穩者公賀一爵爲賞。某知事聞言笑曰。對大小兒何如。

### □ 學養子

前清某女師校上經學課。教員講大學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句。反覆引伸。議論透澈。諸生中有一新嫁娘。大腹膨亨。已懷六甲。同學均顧而匿笑。某生惱羞成怒。鼓腹挺胷言曰。予雖有子。卻是嫁後學養的。諸同學若笑予不善養子。請學而後嫁可也。

### □ 校長位置

某校長與某女教員語曰。卿年已屆花信。標梅愆期矣。今日苟允我所求者。凡有所欲。予必勉力從君。雖赴湯蹈火勿恤也。某女教員默然良久曰。此言果真誠耶。某指天矢日。以邀信誓。某女教員曰。若然。則請以君之校長位置。

讓予而君躬操井臼。坐享家庭清閑之福。君亦願爲之否。校長聞言。莫知所對。

□ 無不愛之

某女校教員。鍾情於助教生某女士。一日。某乘間密語女士曰。卿之一寸靈臺。曾否嵌一愛字。此愛字亦曾稍施及於僕耶。生曰。予固甚愛師也。某聞言狂喜。將繼以求婚之語。生又續言曰。予非特愛師。並愛及校長與其他之職員。並校役廚司。暨動物園中之各種動物。凡所關於母校者。無不愛之。

□ 先生是箇兔子

某小學教員講國文教科書龜與兔競走一課。略云。兔自恃足捷。倦寐不前。龜以體鈍。不遑自逸。居然勝兔。而奪錦標云云。復發問曰。諸生願爲兔乎。抑願爲龜。學生譁然舉手曰。龜也。龜也。一日。教員集學生於操場。爲競走之戲。學生競走畢。教師乃擇一速率最快之學生。自與賽跑。教師以學生究幼稚。

也。讓其發足先走。既達終點。教師竟落後。學生又拍手譁曰。先生是箇兔子。也。

改唐詩

一婦適人。數年不育。夫以乏嗣爲詞。竟納一妾。金屋既建。婦獨宿空房。妒火中燒。竟夕不寐。明晨戲改唐詩一絕。以調其夫曰。失眠直到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雲雨聲。兒子養多少。

大大再說

某氏愛女甚。不能須臾離膝下。有來執柯者。輒汪然流涕。且毒詈其人。謂將奪我掌上珠也。於是歲月蹉跎。女已年過花信。猶待字閨中。一日女謂母曰。外祖母之愛吾母。亦如母之愛兒否。母曰。勝於吾愛汝。女曰。然則當日吾母來歸。外祖母竟坐視愛女拋離膝下。抑何忍也。母曰。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禮也。女曰。固如是乎。母喻其意。亟召媒氏爲之擇配。婚期有日矣。女猶搗謙曰。兒年尙幼。且大大再說何妨。

□ 犧牲

某鄉小學校長語諸生曰。予犧牲此身。辦理本校。垂十餘年。腦力竭矣。諸君家中如遇宰豬時。幸留腦髓以供我作滋補品也。諸生聞言。歸語父兄。競以豬腦餽先生。校長大樂。一日。某生家又值宰豬。其父市儉。取腦赴市同售。詭言此豬獨無腦。校長疑而詰問某生。某生曰。聞予父言。此豬殆亦犧牲其身。故生前即將腦髓銷耗罄盡耳。

□ 中生

某鄉先生讀省視學報告文。有高師女師一中二中高小初小等名詞。不知作何解。舉以問人。其人答曰。此蓋高等師範女子師範第一第二中學。以及高等小學初等小學之省文也。某聞言恍然大悟。既而曰。然則高等學校之學生。何不省稱高生。小學校生徒。何不省稱小生。中學校學生。竟稱之謂中生。不亦可乎。



### □ 一肚皮國民

姊自學校歸。攜一書篋。其弟翻檢之。則國民小學修身教科書也。國民小學國文教科書也。算術也。圖畫也。唱歌手工也。無不冠以國民小學字樣。弟於是。指問姊曰。此類國民書。姊均熟讀之耶。姊曰。然。弟譽之曰。然則姊之肚皮內。盡是國民矣。

### □ 楊梅窗

有楊某者。乞某名士題號。以字雅爲囑。某曰。雅莫如梅。古詩云。一窗晴日映梅花。雅甚。字曰梅窗可乎。曰。可。人乃合其姓而呼之曰楊梅窗。（瘡同音）

### □ 女婿點戲

一人與岳父內兄等不睦。一日。岳父壽誕。婿往祝之。開演堂戲時。請賓客點戲。婿點掃秦。衆客不知其故。及秦檜燒香。念第一枝香。願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第二枝香。願………第三枝香。願岳家父子。早登仙界。衆方知其用意。

□ 盞一試之

一人入菓肆。問肆中人曰。此蘋菓可供狗食耶。吾欲購其二。歸飼吾狗。肆中人曰。爾盍嘗其一。卽知之矣。

□ 鑽石指環

一婦豪侈。揮金如泥沙。語其夫曰。吾所有指環。無一當意者。今日見一鑽石指環。晶瑩如月。君曷予吾五百金。吾欲購之。夫曰。可。卿其少待。容吾出至城中。抵押此屋。當輦金歸也。

□ 虐待

一罪人久羈獄中。已定死刑矣。一日悻悻然謂獄卒曰。吾嘗聞獄卒有虐待罪人者。在律亦當科罰。有諸。獄卒曰。然。罪人曰。吾將於三日後死。然否。獄卒又曰。然。然則爾昨日以小說週刊授吾。其中多不完全之小說。無一可觀者。吾今去死已邇。爾尙以此苦吾。是直虐待罪人。在律當科罰矣。

□ 交換

某甲於途中遇其友某乙。甲怏怏言曰。吾以經年未付賃資。今日爲居停主人所逐矣。乙曰。茲事殊巧。吾亦正復如是。甲曰。然則吾輩姑交換如何。爾往賃吾屋。吾則往賃爾屋。此一年中。當不患無棲息地也。

□ 好意

一婦人虎虎然至雜貨肆中。謂肆主曰。昨日吾在爾肆定購雞蛋百枚。屬爾將至吾家。乃檢核其數。短少十枚。其故何也。肆主磬折答曰。夫人。是亦有故。因見箇中十枚已微破。度非夫人所喜。故去之。

□ 飲鳩

新劇家將登場。劇中有宴會一幕。因謂後臺經理曰。今夕願君特備眞食品。恣吾輩飽啖。幸勿更以木片紙團相餉也。後臺經理曰。諾。惟末幕中君須飲鳩而死。亦需以眞者上場耶。

□ 今昔之比

某君謂其故友曰。老友。數年前君在城中爲第一華服之人。今忽作此寒酸之態。抑又何也。友曰。君詎不知吾已娶耶。在昔吾固爲城中第一華服之人。今則已以此席讓之吾妻矣。

□ 丟臉

劇場上跳加官者。偶一不慎。將面具跌落臺下。閣坐譁然叫好。扮加官者怒曰。做官的那一箇不丟臉。這有什麼好笑。

□ 近視眼養成所

一青年學生某。行經某眼鏡公司門前。公司夥友出而招攬之曰。足下是否患近視。可請入內配光。敝公司當格外討好。爲君製一價廉物美之件也。某生曰。謝君厚意。予目力頗佳。不患近視也。夥友曰。身爲學生。豈有不近視之理。蓋學生而近視。架其托力克金絲之目鏡。斯乃爲漂亮之學生耳。某生搖

首曰。予目不近。無需此漂亮之目鏡也。夥友曰。敝公司爲近視眼養成所。君但購我目鏡一副。自不患不成近視矣。

□ 神槍手

陸軍學校教員某。率學生習野戰畢。散坐草地。忽見樹上棲一鳥。乃命一學生槍擊之。不能中的。教員曰。汝槍術何若是之疎也。適一犬過。教員卽取槍瞄準。一發擊斃。學生均拍手譁贊曰。某生擊一小鳥而不能中。老師竟一發而斃龐大之狗。槍術不其神乎。於是學校中稱某教員爲神槍手。

□ 盍麾吾出

法庭中鞠一罪人。旣開庭矣。法官揚聲謂旁聽席曰。人有譁噪者。吾當麾之出。罪人忽大呼。法官叱止之。則立曰。上官。吾今譁噪矣。盍麾吾出乎。

□ 嚴父

父正色謂其女曰。小珠。吾語爾。後此張某來時。慎勿假以辭色。脫向爾求婚。

者爾其絕之。其人但工弈棋。殊無足取耳。女曰。阿父素重其人。今忽藐之。是何故耶。父答曰。因彼今日與吾弈。乃著著敗吾也。

□ 最足動聽之語

一人於館子中語其友曰。吾友某君。能言善辯。工演說。座無彼不歡。昨夕與吾飲於酒家。把盞作劇談。吾每聞其語。輒爲之忍俊不禁。友曰。可得而聞乎。曰。語多。吾已不能省憶。但記其最足動聽者。則於飲罷時。言侍者以帳單來一語也。

□ 招牌倒矣

某甲洪酒。自酒肆中出。醉極不支。仆於肆外。一頑童見之。入告當鑪者曰。爾家之招牌倒矣。

□ 犬化人

某女率其愛犬遊公園中。犬徐行於後。懼相失也。因嘸嘸呼曰。爾毋躡吾後。

趣來吾前。一華服少年豔女美。亟趨前曰。女士何以詔吾。女愕然曰。噫。吾所蓄犬。胡忽化爲人耶。

□ 催眠家

某教員授課時。僅取講義講誦一過。決無闡發。學生聞之。皆扶頭昏睡。某不顧也。一日。有外賓來校參觀。見而詫曰。先生殆催眠家。方實驗其學術也。

□ 借與欠

某甲貧且陋。時時乞貸於人。曠日持久。不思理償。一日。又乞貸於其友某乙。曰。吾友。今日吾恩恩出。遺錢囊於家。倉猝適有所需。能假吾一元否。某乙曰。可。惟吾身畔。但有小銀圓八枚。不足一元也。甲曰。是無傷。爾姑授吾。惟尙欠吾小銀圓三。并洋找頭若干。請於明日補足之。

□ 生兩月耳

一老紳士。夙以道學家自命。道貌岸然。若不可犯。一日乘火車。同座有中年

人相與敘談。老紳士問之曰：足下亦有兒女否？中年人答曰：但有一子女。則無之。老紳士曰：令郎亦吸煙耶？中年人曰：否。彼自有生以來，未嘗吸一紙煙。老紳士立曰：如是良佳。煙之爲物，最足傷身。令郎能屏煙不吸，良可嘉也。然亦入俱樂部縱博乎？中年人曰：否。吾子未嘗入俱樂部之門。老紳士復曰：足下得此肖子，可賀可賀。然則每日歸來，亦未嘗遲延耶？中年人笑曰：是亦無之。每日晚餐甫畢，卽就寢矣。老紳士磬折曰：令郎嘉行，足爲少年師表。老朽更當爲足下賀。然令郎貴庚幾何矣？中年人笑答曰：生纔兩月耳。

### 殺病菌

某女校長某女士，遇有小恙，卽坐日光中曝之。謂日光可以殺病菌，其功效勝於服藥也。會當夏日，炎酷頗苦，亟呼其稚女取西瓜剖食，而瓜汁熱幾灼口。怪而問之，稚女曰：予見西瓜有爛處，故持向日中曝之。竟日將藉日光以殺其病菌也。



□ 熱煞

一鄉人婦在成衣鋪內竊得爛板羊皮一條。恐有追者。飛奔出城。既至家。汗流浹背。熱氣騰溢如蒸籠。嘆曰。怪道城裏有錢人家。都要著皮衣。原來祇有一條皮。便使我熱得如此。其夫曰。然則城裏人穿上那許多皮。竟不怕熱煞耶。

□ 不准招親

某女校門首粉牆上釘一漆牌。大書不准招貼四字。一日有無賴將貼字抹去。改書親字。於是過者駐足觀之。均爲駭笑。

□ 先生二百五

初等學校教員某。一日上算術課。語學生曰。今日複習三位演算法。乃舉一手問曰。此是幾箇指頭。生徒齊曰。五箇。某曰。十箇五是多少。曰。五十。某曰。一百箇五呢。曰。五百。某曰。不錯。移時。指一學生問曰。我今問你。五十箇五該多

少。此。生。低。頭。思。索。良。久。乃。呼。曰。先。生。二。百。五。也。

□ 貧醫

有富翁病。就某西醫診視之。醫曰。先生宜多步。多吸新清之空氣。則匝月而後。病體不無稍補。富翁訝曰。君殆專醫貧民者。吾輩富人。當坐摩托卡。吸最上品之雪茄耳。

□ 召租

一家有餘屋。榜於門。召租者。一日。有中年人至。求一觀其屋。主婦導之入。且告之曰。吾屋滋佳。全街屋宇。無足與比者。光線既足。空氣亦流通。惜鄰女有風琴。長日喧鬧不已。前此賃值本二十元。今特酌減五元。客意云。何。客曰。是無傷。吾固微聾。琴聲雖厲。尚不以爲厭也。主婦曰。然則請以二十元來。吾不能減此五元矣。

□ 求勿服藥

一醫手藥一瓶。一人長跪其前。作苦苦哀告狀。路人見之。勸醫曰。人既如此。求汝足見汝藥之靈。何妨給與些許。長跪者曰。非也。醫固強欲以藥服我。我實畏死。求其勿與我服耳。

□ 馬車漏矣

一灑水馬車。灑水過街。水花噴薄如飛泉。一蠢奴見之。莫解其意。遽趨前告駕車人曰。先生。爾之馬車漏矣。

□ 竟夕不寧

旅館主人曰。客乎。起身何早。昨夜好睡乎。客曰。亦無好。亦無不好。實在未睡。不特吾未睡。卽君家之壁蛩。亦終夜未睡也。

□ 將來還要打他

一闕客攜千金來嫖。妓貪其財。百般貼戀。曲盡綢繆。不意芳興未艾。私橐已空。猶自依依不捨。搗兒罵妓曰。我家全靠你這一棵搖錢樹。你戀此無益之

客使他客不能進門。老娘豈喝西風所能度日耶。速遣之。毋自貽戚也。妓以鴛母之言告之。闕客曰。我與你如此恩愛。豈能驟捨。我如今這般藍縷。有家難歸。妓曰。這有何難。現在我家更夫辭工。你且暫權此席。既在我家。相見甚易。闕客曰。打更乃在外之事。何能入內。妓曰。椰子早晚一領一交。藉此可以相見。闕客從之。自此日間燒湯。夜晚擊柝。此亦喜嫖者之下場頭也。一日有富商來嫖。見妓貌美。出重資。不許再接他客。與妓正在情趣纏綿之際。忽見一藍縷之人。手執木梆入妓房私語。商大怒。叱之曰。何物狼狽。膽敢至此。闕客棄梆而逃。富商指梆子大罵不休。妓在旁問曰。梆子乃無知之物。罵他何故。富商曰。我豈但罵他。將來我還要打他呢。

支解八塊

一富翁不通文。有借馬者。致信於富翁云。偶欲他出。祈借駿足一乘。翁大怒曰。我就是兩隻足。如何借得人。我的朋友最多。都要借起來。還要把我支解

八塊呢。友在旁解曰。所謂駿足者。馬足也。翁益怒曰。我的足是馬足。他的腿是驢腿。他的頭還是狗頭呢。友大笑而去。

■ 蚊大如鴨

一人遠出回家。對妻曰。我到燕子磯。蚊蟲大如雞。後過巫山峽。蚊子大如鴨。妻曰。我不信。有這樣大的蚊子。夫曰。那夜我在帳裏睡覺。來一蚊子。將頭鑽入帳中。我一把拉住脖子不放。那蚊子在帳外。兩箇翅兒。直搗了一夜。好不涼快。妻曰。你既拉住。何不帶回來我喫。夫曰。他不喫我就夠了。你還想要喫他。

■ 變成光棍

一姓卜。名不祥。一姓冢。名不消。異姓同盟。結爲兄弟。把兄謂把弟曰。我二人。名姓甚奇。我之姓更奇。你看冢字之形。似家無點。似蒙無頭。髣髴官員摘去頂戴一樣。今與我弟商量。將你卜字。腰間那一點。挪在我冢字頭上。使我開

了復成了家。豈不甚妙。把弟說。借與你成家。原無不可。但是你成了家。我可變成光棍了。

□ 實在難看

一縣令不獲乎上。引退回籍。謁見上憲。上曰。你年力富強。官聲亦好。因何告病。令答曰。卑職作知縣。有大不欲看者。三。是以不仕。上詰其故。答曰。第一杖責罪人。那箇屁股。實在難看。第二相驗女屍。那箇下體。實在難看。以下卑職不敢說了。上曰。但說無妨。令立而言曰。第三稟見大人。那副嘴臉。實在難看。

□ 先生非孔子

某教員責學生曰。昔顏回年幼。遂知好學。今人尊之爲復聖。爾年長矣。何不受教誨如此。學生答曰。先生非孔子。教我如何做顏回呢。

□ 王八總是大入

邑令某善詼諧。每出一語。令人絕倒。同僚謂曰。以君口才。雖古之淳于滑稽。

不能過也。惟我輩下僚常爲上憲所不齒。有某道妄自尊大。君所知也。倘能藉君口角一挫其鋒。則僕當斂錢演劇以酬君惠。某欣然首肯。次日上撫轅。同僚畢集。無何。某道臺亦至。某故遲遲而來。某道因誚曰。來何遲也。本道伺候久矣。某謝罪曰。卑職適於路上決一奇事未了。故此來遲。求大人恕罪。某道曰。有何大事不了。試言之。某曰。方在路上。有五六歲小兒攔輿告狀。問告何事。則曰。小的向來做王八的。今有人欠了小的許多嫖錢。求老爺追比。某道大笑曰。那有小孩做王八。做王八的總是大人。某亦佯作省悟曰。原來大人做王八的。同僚皆匿笑。某道亦知爲其戲矣。然以出自己口。亦悔之不及矣。

### □ 房屋遷往外國

紙煙之害。酷於鴉片。每年輸出總數在千萬以上。而今社會中吸之者。有增無減。吾友張君。疾惡如仇。對於此物。尤深憤恨。一日。其友人口銜香煙。往訪

之。張君謂之曰。君吸十年後。汝之房屋。自能遷往外國。使汝受無窮之樂。其友不勝詫異。因固問之。張君曰。屋瓦一張。值錢五六文。香煙一支。恰當其數。汝日吸二支。猶買瓦二張。而所費之錢。都爲外人所得。然則十年而後。汝之屋瓦。豈不盡化阿堵。而遷往外國乎。故今之吸香煙者。猶不肖子孫。拆屋賣耳。其友聞之。卽息而不吸。余以張君能仿優孟淳髡之言。規人以正。因誌之。並以告世之嗜此物者。

## □ 另請高明

余友張某。係世醫。與人相敘。總不出本行言語。一夜在途。未提燈。查夜官詢其何往。某曰。投考。問投考何以不帶考籃。曰。籃已爲僕取去矣。官曰。旣爲考生。必能對對。汝若能對。則放爾歸去。否則押查澈究。醫卽請對。官見輿前涼傘。卽云。黑柄雙翎傘。張對紅靈八寶丹。走幾步。見裁衣鋪。又云。三尺天青緞。對云。六味地黃丸。又走幾步。見一少女。又云。小女子頭光面燦。定有三從四



德對云。大老爺面黃目赤。必是五勞七傷。官聞言大怒。厲斥之曰。混帳。混帳。醫曰。魂宕（混帳）乃心虛。要喫虎珀丹心湯。二爺等聞之。咸怒甚。曰。爾見我老爺如此亂道。真是放屁。醫曰。放屁。是下元虛。要喫十全大補丸。僕曰。爾真要死矣。醫曰。要死。另請高明。於是作拱而別。

□ 一萬年之末日

某富翁至一出售動物之店。欲購一龜。畜之園中。既選定。乃語店夥曰。此龜壽長否。店夥曰。此龜至健。先生豈不聞龜有一萬歲之壽乎。翁乃攜之歸。詎知翌日即斃。翁怒甚。乃至店中向店夥曰。汝謂此龜可活一萬年。柰何已斃。店夥曰。死於何時。翁忿然曰。今日。店夥漫應曰。得不今日。即爲彼在世之一萬年之末日乎。

□ 已出海洋三星期

某甲入一魚行購魚。取一魚。近面熟視。久久弗釋。行主見而詢之曰。君奚事。

嗅之。豈此魚已不新鮮耶。甲曰。否。余非嗅之。與之語也。行主奇甚。笑曰。君語之何事。甲曰。余詢彼有無海外消息帶來耳。行主曰。然則彼答君以何辭。甲曰。彼云無有。蓋彼已出海洋三星期矣。

□ 神效催眠劑

某甲好弄文墨。自命文學大家。一日出其所作小說稿。令其友某君讀之。某君稱謝去。閱數日。挾稿返。謝曰。君之大著。所以裨益吾者。匪細也。某甲大悅。磬折曰。謝君獎飾。某庸才耳。奚克當此。某君亟曰。吾語確也。吾每值心緒麻亂時。夜中不能入寐。恆轉側達旦。但出大著讀之。則不及五分鐘。立入睡鄉。是誠不啻一帖神效之催眠劑矣。某甲無以應。

□ 殘餘食品

某紳育一子。甫週歲。尙未斷乳。恐其摸壁扶牆。特備一小使。以爲之扶持。主人性拘迂。每諭小使。無論少主喫何種物。其殘餘食品。爾必須惜福代食之。

勿拋棄。使唯唯。他日少主剛喫乳。未已。忽下地嬉戲去。小使竟忘其看護。以主母懷未及掩。便立即上前。向主母懷中喫殘乳。主母瞋目叱之。小使轉徐徐言曰。此主人命也。小的奉命惟謹。何敢抗違。

